

五經綱目

57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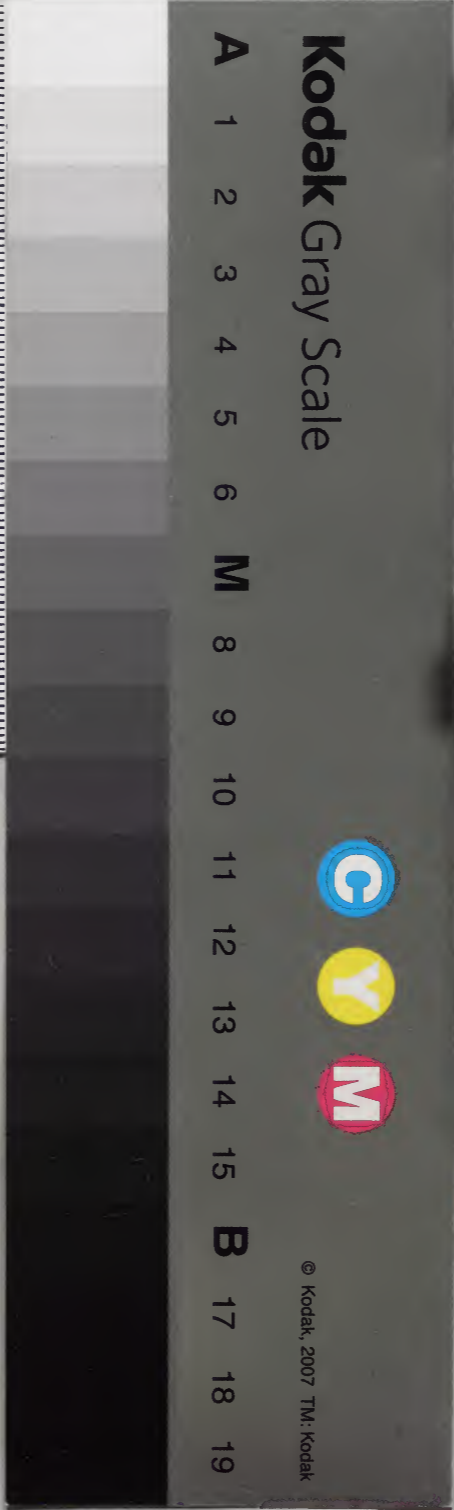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	別	五	二	五
類	函	架	號	冊	冊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九	六	六	一
五	七	六	七	五

內閣文庫	漢	五九六六	五九六六
番號	漢	5966	
冊數		57 (39)	
函號		283	33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九

錢單文庫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凡十六年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立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

質實 吐谷

域國名注見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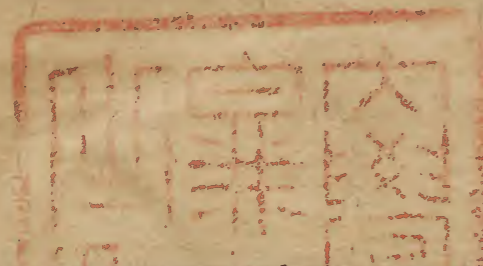
夏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以問裴矩對曰今此

寇方疆國家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

突厥

乙



酉乙

利侯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為之范氏曰自漢以女
嫁匈奴則是以女為國而欲奪人之國亦耻也高祖不為謀
之邪則是以女為國而欲奪人之國亦耻也高祖不為謀
於眾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耻也夫匹士求偶
猶以其類今乃以天子之臣宜其不知耻也夫匹士求偶
不哀哉然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耻也夫匹士求偶
難其臣亦不以為非由高祖行之不以耻也夫匹士求偶
梁武帝大綱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復置十二軍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中厥為
恭帝侗皇
秦二年
冠不巳復置之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質實 十二軍 注見隋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戰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
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故突厥遂寇

靈相潞沁韓朔等州張瑾與戰大谷全軍皆沒瑾僅以
身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勇以彥博藏之陰山靈州都
國家兵糧盡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靈州都
督任城王暹道宗擊破虜兵頗利遣使請和而退
注見漢章帝五年靈武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文宗天寶十一年靈武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上黨一統志云沁本後魏之
義寧郡隋初發郡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
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
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
以州省入金復改為沁州元隸平陽路秦之襄垣縣屬上黨
郭銅鞮縣省入直隸山西道韓本秦之襄垣縣屬上黨
郡以趙襄子所築故名襄垣漢初之襄垣縣屬上黨郡
北齊郡發後周置韓州隋大業初州罷沁州宋屬隆德府
唐初復置韓州貞觀中州罷沁州宋屬隆德府
金屬潞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沁州宋屬隆德府
帝六年馬邑谷古地各本晉大天陽處父之邑秦蜀
太原郡漢為陽邑縣晉屬太原國後魏屬太原郡後周
徙治今縣地開皇初郡廢以縣屬并州後改為太谷縣
以縣西南有太谷故各唐初置太川尋廢州以縣屬太

原府五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初因之改屬太原府
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在城國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
年四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贊實

權量注見周

冬十一

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

贊實

侍中官名注

加秦

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戊丙

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贊實

雅樂注見齊武帝永

明九○以裴寂為司空

日遣員外郎二人更直其第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用治鄉黨之歡

贊實

社稷注見新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
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
逃租賦為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
糾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
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
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惡矣自胡神羗戎亂
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
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一
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力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
紀教訓可以足矣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
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
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
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
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瑀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
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
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者遷大寺觀庸猥
寵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
性謹密以職任占候仕絕交游所奏異悉焚其藁

集覽 漢譯胡書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

西域之神其子曰佛自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

得書告之曰日出而空桑有華氏女採桑得

孕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日視日出水東

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日視日出水東

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殷湯相與地

名伊尹雍丘縣有桑城伊尹生處也韻會注空桑山

處在冀北 **質實** 亦曰三惡張九韶曰一色慾門上尸道

天塗界二愛慾門中尸道入塗界三貪慾門下尸道也

塗界是謂之三途也六道俗云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

志云空桑城名在開封府陳留縣南十五里帝王世

記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出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白

出水即東走明曰白果出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

為水遂化為空桑有華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即

此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沙達注見宋孝武

帝大明二年道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冠注同上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

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

世民飲酒而醉之海內皆汝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之

首且建大謀削平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之

辭且建大謀削平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之

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未之建成元

相與謀曰秦梁孝王若至洛陽世民泣辭不許將行

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

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

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發中府

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

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

亦勸世民如玄奘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

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辭不受

以吉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後
 元吉乃諸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曰大王股肱又諸程知
 節出為東州刺史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
 身何能久知節可憐者獨房之齒社如悔耳皆諸之於上
 府智畧之士腹心惟長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廉將軍
 而逐之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廉將軍
 疾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
 於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
 建威將軍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
 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
 子語齊王吾與秦王後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
 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汝為大弟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
 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
 大惡吾誠知禍在朝文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
 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
 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
 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亦
 曰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今已入宮環甲執兵
 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

疾終不肯事其兄嘗謂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而東
 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
 無厭何所不至若使二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矣
 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使世民猶未決曰大王
 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塗
 而不下則并中之泥廟上也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
 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人也世
 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決
 疑不疑何卜而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於上
 白再經天傳奕奕而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於上
 其狀授世民於是以世民密奏建德報離臣今求君親
 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離臣今求君親亦
 實耻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察明
 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於玄武門張健好竊知
 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曰女傑已嚴當俱入殺之尉
 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女傑已嚴當俱入殺之尉
 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
 運敬德射殺元吉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眾
 大至攻玄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
 舟海地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

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曰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諸將又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敬德曰此非所以求安也乃止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秦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召傳奕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大變卿宜盡言勿以前事為懲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事為懲也司馬公曰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勢逼必不祥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誅血禁門推刀同氣貽幾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

以為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第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太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柰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集覽**周公之事謂殺管叔及蔡叔之事浚井而不出殺舜後嘗使舜穿井舜既入深瞽瞍使舜上塗廩舜為匿空旁出之空音孔塗廩而不下瞽瞍使舜上塗廩舜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高祖武德九年 六

既上警曉從下焚燹舜乃以兩竄自扞而下獲免太白
經天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秋見西方以夕為長庚
曰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秋見西方以夕為長庚
晉灼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方伏東出西
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洪範五行傳曰太
白少陰之過星以已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
官保章氏以太白罰星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秦分禮春
祥注鶉首秦也星經云東井與鬼秦之分野雍州又注
見晉穆帝升平元年立嫡以長禮之正也公羊傳隱元
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嫡謂適夫人
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也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
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隱太子建成也後
道封息隱王文王之明記擅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
立武王注文王之子也言文武王權也孔子家語周制立孫
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言文武王亦立子而不立孫孫伯邑
賢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太王廢太子而立王李(子)滅之
節注見晉惠帝太安元年(喋血)蹀躞也謂殺人血流履
涉之也漢文本紀喋血京(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
師願師古曰喋當作喋

十五年(漢)梁孝王故事在漢景帝中元二年(長安)縣
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一統志云(康州)本秦之南海郡地
漢置(端溪)縣屬(蒼梧)郡東晉於(康州)尋廢置(康州)天寶
初改為(晉)東郡乾元初復改為(康州)宋初州廢縣仍屬
端州尋復置(康州)紹興初陞為(德慶)府又置(永慶)軍節
度元改為(置)德慶路隸(廣西)道後還隸(廣東)道本朝初
改路為(府)尋改(府)為(州)以(端溪)縣入隸(肇慶)府(高士)
盧河間(隋)人勸之(子)疾(君)集(京)兆(三)水(人)率(更)官(名)注
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昆)明(池)注(見)漢(武)帝(元)符(三)年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昆)明(池)注(見)漢(武)帝(元)符(三)年
(海)池(有)四(在)西(安)府(唐)西(內)一(在)建(德)場(亭)之(東)一(在)威
池(數)之(東)一(在)望(雲)亭(之)西(一)在(望)雲(亭)之(東)一(在)威
之(北)周(公)誅(管)蔡(注)見(陳)宣(帝)太(建)三(年)
發明 建成元(吉)之(死)唐(史)書(之)綱(目)書(之)先(儒)論(之)
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裂)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
之(族)此(其)所(以)享(國)不(求)太(宗)功(濟)天(下)治(致)太(平)
由(漢)以(來)未(見)其(匹)然(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
鐵(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不(然)唐(氏)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高祖武德九年 六

代隋方且錄用其子孫大非南北之比固不應亦有是報也臣故因而論之以為好殺者之戒

羅沙汰僧道

書法

建也沙汰僧道高祖意也而庚申赦文首羅之

雖曰高祖之赦實世民意矣綱目書于辛酉決軍國

而急於儉亦甚矣

改父之嫌亦甚矣

發明 上書立秦王為太子決軍國事未聞有異政也

於立太子之上蓋是六月庚申赦天下之日載在赦

如彼然豈知當時詔旨已出於太宗之意故綱目特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

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

亦召王珪常挺於萬州皆以為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

程子齊桓公殺之何哉桓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桓公

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也桓公

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

伐齊納糾不孺子不當立者也秦仲不得離桓公而得

繫之齊當立者也秦仲不得離桓公而得之以為

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

為之臣乎以弟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

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慕以

為君於其義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

從夫也其義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

曰不利吾集覽聞之程子程子伊川也文公感興詩耿

不信也

集覽

耿范太史受說伊川翁以小公感興詩耿

小白齊桓之名春秋書小白繫於齊字下公羊傳莊九

年齊小白入于齊易為以國氏當國也何休學云當國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質實

名注見武德七年晉武帝泰始三年唐事官

國也 六年一統志云程子名順洛陽人詢之子少有高識非

禮不動宋仁宗時上疏欲黜世谷之論以王道為心大

臣屢薦不起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見擢

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為真侍講後入元祐黨籍與兄

顯倡明道學出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謚正公

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語子曰桓公九

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俊春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俊春

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

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事在左傳

莊八年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書以魏徵王珪何美世民也於是世民決軍國

事舉不棄離可謂無我矣故子之非幾事雖激

諫議大夫天子之諫臣何譏也世民自為太子耳故為

官官今為天子諫臣何譏也世民自為太子耳故為

父在上王魏安得自分彼我乎綱目之書美世民

也果以事讐為譏則必書以為太子誓事主簿矣

發明 擢太宗之魏為諫臣綱目亦首書于冊則其盛德固

已具見於此宜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

儒辭論太子藩王之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

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復思之分未定遷

馬夫臣之事若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遷

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遷

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為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闕則固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為王魏者必欲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於建於成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棄聽命而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如有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為庶子志寧為詹事既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默志寧以諫諍見褒于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為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從也大事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宗黜陟所擢或今日為此明日為彼或身處朝列兼職朝廷所擢或今日為此明日為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官僚初無定與人為臣事君不同彼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為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桓子糾之出奔于外齊襄既歿齊國無主子糾均為公子亦既出奔于外齊襄既歿齊國無主

帝自稱太上皇

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言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書于下固將有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事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為諫議大夫矣斯事繫臣子之大節所當別白不得不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

書法

賀善贊曰唐取天下綱目書之雖與漢殊然自師詔定雅樂詔沙汰僧道書用孫伏伽李素立蘇世長蓋皆予之至書用隋宗室書鄴公薨則又宋齊以來絕無而僅有者也

廬江王瑗及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郡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唐紀八

十一

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
 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
 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
 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
 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
 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入執瑗與王詵同反汝
 以君廓為幽州都督實盧江縣名注見武德四年一統志云
 督以瑗家口賜之漢及魏晉皆為范陽之境北齊始
 置歸德郡隋改為順州唐初改為燕州天寶初復改歸
 德郡乾元初復為順州憲初改為歸寧軍後改為歸化
 軍宋置順興軍金復為順州元仍舊本朝初改為順
 義縣屬順天府(龐)下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書法

書反矣不書討殺何不以討予君廓也故止書殺

發明

廬江既及何以書殺之王君廓也故止書殺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字文士及為中書令蕭

瑛封德彝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幸者
 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格太子太子令事連
 東宮齊王及李瑒者並不得與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
 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送前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
 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恩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
 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
 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實(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磁州)注見隋
 文帝仁壽四年(千牛)官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季
 州人

八月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太子世民即位○謹按凡例曰

惠帝以下用此例古禮已廢從本文也今綱目諸本
 自唐以後太子即位皆不書名故當補正後倣此
 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太子太子太子太子太子
 固辭不許乃即位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唐紀八

十一

書法 綱目書傳國一趙主父書傳位六魏主弘齊王
曷為不書傳譏也若曰帝則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即
位六爾授受之際其亦未有以暴白於天下矣是故
太宗之立書太子即位而不書傳皆有憾之辭也

放宮女三千餘人

發明

按禮天子立后固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聞千百其數也昔晉
武平嗣位之後掖庭始將萬人遂殫其躬而亡其國今
太宗嗣位之後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
後人流之詠詠見之稱述不一而足然司馬通鑑止
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目本之唐史大書于冊
蓋羨之也抑嘗因是思之放出之數若復簡出三千
在宮掖者不言可知未幾貞觀二年又復簡出三千
餘人者尾不三年間其數幾與晉武相亞雖太宗盛
德固不可少訾然君子合前後考之又自可以觀世
可變矣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
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
深重之嘗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之晨惟家之憲注見
隋文帝仁壽四年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考異

提要禦
作責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寢衰弱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
是顏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顏利進至
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
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
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
汝雖我狄亦有入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疆盛我今先
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庶房玄齡等六
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
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
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

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上曰突厥引兵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安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鳴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則吾未可謂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歸所掠中集覽使橋長安城北而西頭門曰便橋即平國戶口上以趣茂陵其道易直橋正貨實光武建武元年與便橋相對因號便橋(執失)虜復姓初漢武注見漢高后八年渭橋(便)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書法 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深入始此而曰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前書受盟者大異矣武德七年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入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范氏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教習士卒乃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將帥得人何患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且以萬乘之主而為先務而急於習射以示德即位之初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唐高祖武德九年 三

志則陋矣雖士勵兵疆征伐四
克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五里唐東內太宗即位於此近有麗正光大崇仁等殿
及崇文館左右春坊玄宗嘗講學于此處(萬一)猶言或
也者

書法 顯德殿何譏非地也亦有司常事而身親之且又
引之殿庭益非地矣是故置精舍而非其地則

書於內殿晉孝武帝大元六年殺入而非其地則書
於殿內隋文帝開皇十年習射而非其地則書於顯
德殿是年宴回統使而非其地則書於宣政殿肅宗
至德二年置道場而非其地則書於三殿肅宗上元
二年皆

譏也

發明 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庭非
習武之所一舉而三失矣故書以譏之

定勲臣爵邑

上面定勲臣爵邑命陳叔章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
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

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
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
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
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
賞固宜希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
可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
淮安王尚無私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
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
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談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
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
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
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
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
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質實 淮安
注見齊武帝
求明五年

禁淫祀雜占○置弘文館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
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

弘文館

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
 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
 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
 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
 魏徵對曰其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
 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
 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
 事不遠吾屬之師也胡氏曰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
 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修進
 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以虛己受人為言何其見堯
 舜之淺邪○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
 能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
 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
 取亡之道也胡氏曰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穎達所
 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
 也夫既為多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
 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
 益我不幾於偽以不問一人者乎是不知歎然如飲食之
 心不盈一言之不問一義之不知歎然如飲食之不飽

也此何所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
 使太宗而不知此度乎其少進矣○上曰朕每臨朝欲發
 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社
 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矣臣必書之豈徒居事社
 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
 邪僻之人取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耀彼土中國
 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節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
 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頗然之後因謂
 帝為魏師所國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
 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
 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初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室第婦欲以為
 妻此入道所不得為者孰謂堯舜周孔之道而為是哉
 ○上謂裴寂曰此多為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
 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
 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不為誰對曰願
 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
 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
 其流之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

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
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范氏曰太宗何謂
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
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
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且
以符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動矣且
以其正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
察佞之不能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者進而佞
矣邪正何能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者進而佞
無自入矣○上與群臣論盜賊用重法以禁之上曰
朕當去奢省費輕刑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
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井平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賈不廢宿衛之數年之後海內井平路不
孔子曰子曰急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
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已正而物
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矣奢省費輕
刑薄賦此清源正本止盜之道也太宗行之真效如此
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
之方矣○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

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
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
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致縱欲也○上謂公
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
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
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
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
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
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
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珠祇法與
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
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徒宅而忘其妻孔子
曰又有甚者相輔庶幾乃忘其身亦由是也○上患吏
輩宜戮力相輔庶幾乃忘其身亦由是也○上患吏
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吏受絹一匹上欲殺之使人
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當死但慙下使人遺之而
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
告群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
憂不治司馬公曰古人有言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
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

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

集覽

談苦空談談佛

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同泰寺開涅槃經題故云翔父臣

又結好突厥而臣事之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

實一統志云弘文殿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大明宮內

涇水人(雍老)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季康子名

肥魯大夫季孫氏也(魯哀公名)蔣定公于也

書法書美之也與書齊置文林館者異

發明今可想綱目書置弘文館初無美詞而分注備

冬十月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

刺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

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

集覽巢刺王巢子小反所封品

注見宋明帝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

承乾生

蕭瑀兒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

瑀為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特

房文蔚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

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皆坐

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

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給絹一匹上曰

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

計口給絹一匹上曰

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

計口給絹一匹上曰

小豈得雷同給賜質實帝泰始二年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疆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群臣編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彞以為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集覽三從昆弟從父兄弟伯叔之子有功者數人不降再從兄弟也族兄弟族父之子所謂三從兄弟也

十二月益州獠反

益州奏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不許質實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遣使點兵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彞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敕得其道耳何以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恠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謂以誠信為治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從之質實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租調注見晉惠元帝末熙

書法 書遣使何譏非事也

以張玄素為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
 主自專廢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
 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
 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
 善其言擢集覽高拱穆清言高高在上垂贊賞一統志
 為侍御史集覽拱無為有美德而政化清贊賞云景州
 本漢景城侯國後置渤海郡隋開皇初郡廢復置觀中州
 治東光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觀州治弓高貞觀中州
 廢貞元初始置景州後再廢復置治東光縣五代周改
 定遠軍宋改永靜軍余初為景州大安間改觀州元復
 為景州徙治落縣本朝初
 以落縣省入改屬河間府

以張蘊古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空張蘊古上大賈歲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
 事也故以一入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
 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墓而瓊其室羅八
 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又
 曰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雖黜績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集覽

拯溺救天下之弱也也記綴衣篇小人弱於水
注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左傳宣十二年注出弱
 為極亨屯亨通天下之屯難也易屯元亨利貞伊川傳
 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九重記禮器篇天
 子之堂九尺注九陽數之極楚辭九辯曰君之門以九
 重晦庵注闕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車門雉門應
 門路門孫其臺而變其室汲冢古文曰桀作傾宮瑤臺
 紂作瓊室立王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八珍禮
 膳夫珍用八物按八物一厚熬淳之純反沃也熬煎也
 煎鹽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煎成之二停毋母讀曰模
 模象也作此象淳熬三炮取豚若祥劉之實蕞於其腹
 中編糗以首之塗之也五漬取牛之四糗珍取肉必醃
 音梅夾脊肉搗之六為熬於火上為之新殺者薄切灌
 美酒期朝而食之六為熬於火上為之新殺者薄切灌
 參此周禮臨人糝食注菜束蒸又曰糝煎之入肝背取
 如一小切之肉一稻食二合以餅煎之入肝背取肉三
 肝濛之以其膏隔炙之管腸間脂音遼詳見記內則篇
 丘其糝而池其酒以冢古文曰桀作酒池可以運船糝
 堤可望十里紂為酒池回盤糟江而牛飲者二千餘人
 為葦沒沒左傳襄二十四年何設沒也注沒沉城之

言沒一音殊冕旒蔽目注見齊武帝
 求明十一年莊續塞耳注同上
 年大理丞齊職儀曰大理古官也管子曰堯為天子黃帝得皋陶為
 辨于四方使為理春秋元命包曰堯為天子得皋陶為
 大理舜時為士官韓詩外傳云有晉文公使李離為天
 理春秋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士榮為大理寺存楚昭
 王時石奢為理則大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景
 帝更名大理蓋復古號也舊唐書志曰取天官貴人之
 牢曰大理其義即周禮士師之職孟詵錦帶前書載三
 代法官之名則曰士夏曰大理晉城寧中曹志請廷尉
 置丞北齊曰大理此其始矣

亥丁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群臣
 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聞遂
 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彞曰陛下以文武之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武斯言
 矣過集覽破陳樂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
 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

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
 德舞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書法 諫之法也若此則無不及

發明 諫官隨宰相入閣有失輒諫此貞觀致治之本

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
 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本朝王安石嘗欲做
 此既而當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
 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而不能
 容於秉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則
 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
 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書制諫官隨宰相
 入閣議事其制則出於太宗之意也豈不美哉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
 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

司請改為加役流三

集覽

而加以役作配

質實

見肉刑注

帝十年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幾有詐
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
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
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念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
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有信也
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
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餽事覺
上於殿庭賜綸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
彼有人性得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安討殺之

考異

殺當

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殿上左右至是將兵戍涇州
懼誅詐稱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據涇州統軍楊安勒

其攻之藝衆潰將奔突

質實

燕郡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熹五年長安縣名

發明

亂臣賊子何世無之太宗在御猶大明當天而

誅則束身歸命可也持寸挺以擊泰山求免得乎然

非若王君郭殺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與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
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
為十道曰關內河南劍南嶺南
質實 分十道張九韶
以京官造領曰河南治陳留曰河東治晉陽曰河北治
魏郡曰山南治漢中曰隴右治西平曰淮南治廣陵曰
江南治吳郡曰劍南治
蜀郡曰嶺南治南海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唐紀六

十一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集覽

內外命婦鄭玄曰內命婦謂三夫人以下也外

命婦諸臣之妻也外命婦有七階版人碩人令人茶人宜人安人孺人

書法

書親蠶何美重本也綱目美重本故詔具親耕桑禮儀書漢文帝十二年右親蠶西郊書宋真

子年皇后帥命婦親蠶書是年祀先蠶書高宗上元二年賜近臣絲書玄宗開元十五年皆予之也

○閏月朔日食

賢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

宿中書內省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范氏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畿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胡氏曰工人之意借弓為喻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

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發明

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至命京官更宿內省訪問得失惟日不足雖欲不治得乎書以

美之宜矣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待遂帥衆來降

實

馬邑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恒安二州名恒注見

光武建武九年常山按一統志安唐初所置治武興縣屬易州後周廢更為唐興縣屬莫州五代廢屬瀛州宋於此置唐興寨淳化中陞為順安軍金改為安州治高陽縣後又徙治溼城縣元初省入高陽縣尋復改置安州本朝初降為縣以屬城省入尋復為安州改屬保定府

六月封德彝卒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又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目檢校上以問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憂河

質實

書法

發明

以蕭瑀為左僕射

封德彝發伎有餘既以亡隋復以誤唐若其臣賊詭君又小人之所不為者故綱目於其死也盡削其官以貶之固不待他時默削贈謚而後知其罪也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范氏曰取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可矣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質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書法

年書美卹民也太宗之世書早二年是年貞觀十三年志于民矣綱目書早五十八大旱三十八詳漢惠帝五年書不雨六詳秦初丙寅年書饑二十九大饑二十六詳秦初丁巳年而書救災之政者止十有三詳漢文帝十三年太宗居其三焉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卷之三十三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上委以腹心
 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
 願兄弟執國政亦常才也若從皇后之言不使知政退
 避權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黜川之禍哉○初突厥性淳
 厚政令質畧頡利可汗得華人之趙德言委用之變更舊
 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加以兵革歲動連年饑饉內
 外離叛言事者多請擊之上問群臣蕭瑀以為擊之便
 無忌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
 呂霍上言漢高后時
 呂產呂祿昭帝特上
 官桀上之過高宗宣帝特霍山霍禹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
 黜川之過高宗宣帝特霍山霍禹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
 遂削官爵置后指言無忌欲反
 質實始元四年饑饉注
 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王珪

密奏也

九月朔日食○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淹薦刑部負外郎郎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
 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爾日不
 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
 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
 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
 集覽江都注見漢獻
 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書法

他官參預政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送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
 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
 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
 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
 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
 集覽宿大兵宿
 質實馮
 高州良德人寶之孫酋長注
 見新莽始建國二年酋豪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宋高宗皇帝

十一

十二月蕭瑀免。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
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
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
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
罪知其寬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
之死亦所願也及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易無
枉請速就死無集覽平反注見漢武帝征
帝永康元年崔仁師定州人
一入異辭者集覽和二年有規規圖也
質實見漢桓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
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
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
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
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
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入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焉

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如其君後諫自賢其臣何諛順
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震世基者亦足次
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集覽走馬射的走去聲射神亦
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集覽反的質的也注見晉安帝
隆安五年質實元門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社稷注見新莽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天鳳元年警蹕注見漢文帝三年陛下注見

令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負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
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
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充州府多以赤牒
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後
各得其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質實林
不在負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功武人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

至

質實 劉子翼晉陵人季伯

書法

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亂則進治則退曷為美之子翼親逢盛世其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

為識

知所先者或以

發明

士君子之出處當適其時以子翼之剛方未易

道之

唐何哉是時君德方明群賢彙進子翼苟有志當世捨是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豈亦果以母老故

歎特書

隋官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

鄭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上掌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

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

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璠還自突厥

初突厥既疆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暉斛薛延陀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璠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與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此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肯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集覽

救勤

宋文帝元嘉七年

薛延陀氏君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元魏其先匈奴也姓藥葛羅氏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元魏

破之遂自稱

唐初為救勒諸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

循鵲鳥之飛

都播旬奴別種也一日都波骨利幹居瀚

海北其地晝

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燠煮羊胛適熱

日已復出多濫葛在薛延陀東濫或作覽同羅在多濫
 葛東僕固在多濫葛東北一曰僕骨按野古居磧北在
 僕固東按蒲撥反一曰後野固或作按曳固思結在薛
 延陀之故牙渾戶昆反即吐谷渾之類在諸部之南建
 中功臣渾城即其後斛薛在多濫葛北東連僕固奚結
 在同羅之北僕固之東阿跌一曰訶啞或曰跌跌其實
 一也本出河曲步落稽其後內屬賜姓李氏契苾契音
 與苾蒲結反一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其後因以為氏
 按北史苾苾作契白霄霄音晉董衝又資實
 音先立反在契丹之北地與奚連資實
 太初元年六畜謂資實
 馬牛羊豕犬雞也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
 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
 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周求遜
 位皇后又內為之請上乃許之

三月朔日食○詔自今太

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凶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
 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
 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
 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刑式曰三品以上貴近
 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
 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發有誣陷克抑欲面
 議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
 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資實
 見周顯
 正八年

書法羨頓
 罰也

內旱饑赦天下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
 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啗啞夫養狼莠者害嘉殺赦有罪者賊良民故
 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是以連年水旱故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
又安移災朕身是祈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發明 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
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

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
至於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
於民也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郵民隱每有饑旱輒
書于冊去夏嘗詔山東賑郵獨租今又持降赦令其
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
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畿內蝗亦然

夏四月詔收瘞隋末暴骸
質實 死藏也

書法 自漢高成戊書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
至是八百餘年未有書者於是再見然高帝之

恩及其士卒而太宗之
恩及於天下仁矣哉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
還拘而捷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
突厥方疆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
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不
失道亦將如此卿曹
質實 中真猶言中華中原也可汗
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年耀四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

為夏州
考異 按前唐兵攻梁皆書伐
質實 夏州注見漢武
帝元朔元年朔

郡方

書法 唐初諸藩國非叛未有書討者此其書討何召
狄且迷復也故前書寇隋恭帝侗皇泰二年今

討書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異楚周
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
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
教治之齋皆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
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
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
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三曲俱存爲公奏之公豈悲乎
徵曰樂在人不在聲音也司馬公曰禮者聖人之所
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
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
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
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
於身與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
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
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
本徒有其末一日行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漢武之
音亦不能化一夫矣况齊陳昏之主亡國之音
豈奏於庭焉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憲云治之隆
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哀思記樂記亡國之音
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集覽

哀思記樂記亡國之音
哀思記樂記亡國之音
哀思記樂記亡國之音

也鄉遂比鄰禮地官有鄉師遂師比長隣長注云六鄉
地在遠郊之內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鄭司農
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
相受相親視隣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詔夏
獲武大韶舜樂名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漢湯樂名其德
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漢湯樂名其德
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王樂名其德能大中國也
德能成武功也詔本武王樂名其德能大中國也
質實雅樂注見齊武
帝永明九年
書法前書命孝孫定雅樂高祖武德九年此其稱唐
樂矣喜其足以為唐雅樂而亦惜其止於爲唐雅樂
也故特書唐然與前書定禮而後書奏所撰制度者
異矣漢章帝章
和元年曹褒
樂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擬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
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

和元年曹褒

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
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裴慶通除名流驩州

詔以辰州刺史裴慶通賜帝故人身為逆亂雖更赦令
不可牧民除名流驩州慶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
及得罪怨憤而死又詔宇文化

質實

辰州注見漢隱帝
乾祐三年驩州注

秋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書法 此小升降耳其書何羨之也曷為羨之一抑
揚間而所以厲廉退導耆舊之意具見矣

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考異 提要表
作奏

上曰比見群臣簪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
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
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
表聞餘中祈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

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集覽合歡如腰
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合歡適也杜祐通典鄭衆言皆禮有合歡鈴取音和諧
山堂考索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腰本胡

鼓毛負鼓雜婁鼓皆腰鼓正記合歡如腰
池頭擊之聲相應和相連而中細其形似腰

然鼓

發明 分注載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而綱目書非大瑞
不得表聞則有拒之之意亦以此

宗志在抑絕符瑞是以書法如此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
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早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質實 中書官名注見梁

書法 前書放宮女三千餘人矣於是復書又三千餘
美之也唐初未聞米選也而所出已若此則亡

隋之靡何如哉終綱目書選良家五而晉武居其二詳晉武帝泰始九年書出官人九而太宗居其二詳高祖武德九年合而觀之二君之相去遠矣

冬十月杜淹卒

發明 封倫佞邪故削其官杜淹何以亦在茲選淹始以詐隱覓官見謫於隋又事王世充親近用事憾如晦而譖殺其兄他時參預朝政太宗嘗以事隋不忠詰之貴重於朝沒無可紀唐史謂其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其終身大節如此綱目之意固有在矣不然豈無故而黜之哉

○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

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蘇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止怒甚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嘗謂告上家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集覽 霽威爾雅曰濟謂初實有此心畏卿真故中輟耳 霽郭璞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齊漢書魏相為霽威嚴顏師古曰霽止也又音限齊之齊 管實 瀛州注見始二年河間盧祖尚光州人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大中二年安南光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謂者注見明宗長興二年謂歸南山 管實 瀛州注見明宗注見漢文帝三年

書法

豈非盛德之玷歟盧尚祖張蘊古劉珣張亮李

君

發明

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盧祖尚受命鎮撫交趾謝而復悔堅以疾辭甚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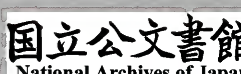
於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其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
 五祀判事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
 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
 正以人心所見互有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
 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
 非不亦正順一人之類情為兆民之深慮此乃亡國之政
 場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爾同也後又謂侍臣曰
 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敗終
 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爾同也後又謂侍臣曰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此來惟
 嗜順從不開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范氏曰宗明之君自以無過惡
 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
 不治不可得也○亂而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
 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
 五十年煬帝侍之卒亡天下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

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
 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
 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由衰也○上益疑珪也
 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珪指以示珪曰益疑珪也
 愛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何問是以廬江納之為
 非邪上曰殺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何問是以廬江納之為
 知郭公之所異於郭公今此善而不能用人尚左右臣以
 管行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善而不能用人尚左右臣以
 心是之也為悅即出之○上使孫雅孫教宮人樂不稱
 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孫教宮人樂不稱
 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
 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曰卿等當竭忠直
 臣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曰卿等當竭忠直
 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
 等勿為此也
 不盡言也
 地之君也
 郭音號左也
 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
 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惡惡也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

集覽



通鑑卷之九十一

去所以亡也注上善字去聲美之也上惡字或音烏
反又孔子家語賢君篇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
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
而不能用賢而賤不肖而不能用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
肖者知其必已賤而離之怨雖並存於國鄰敵備兵於
郊中行雖欲無亡豈可得乎棄其所言之人所謂言之人
謂郭之父老也齊桓棄之而不用不稱旨者者字刊誤
是上字也

正誤

不稱旨者今按句首已有上

貨實

倉度注見

漢文帝後元六年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
坐卧觀之獨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
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
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也陞上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
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書法

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
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
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為
真珠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於大漠之薛督
軍山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雷諸部皆屬焉
覽 多叛頡利突厥可汗之號
斗 纛故賜鼓與纛也纛羽葆幢也
健 山注即乞督軍山又唐晉云即薛督軍山也虜語轉
耳 質實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二年春正月耕籍東郊。裴寂卒

丑巳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高宗貞觀三年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

書法

裴寂劉文靜皆功臣也文靜殺具官而寂止書姓各豈刑之歟病帝也寂受知高祖而又有功其親之義亦慚矣綱目卒裴寂而無可書之官所素崔敦禮帝也隋唐以來諸臣卒不書官者四十二楊賈德玄劉祥道楊弘武李勣姜裕許敬宗關立本來但崔知溫蘇良嗣魏元忠楊再思巨盧欽望裴光庭李林甫杜鴻漸田承張延賞趙傑裴延齡賈耽李吉甫崔弔李德裕劉瑒蕭寘高瑒蕭微陸贄賈陽城韋貽非貶辭寂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入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范氏曰太宗責宰制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胤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顯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類存沒朕慕前世之明若鄉等不可不法前代之賢相也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必曰非如晦不能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歿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監脩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淳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高宗貞觀三年

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曰。臣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曰。上問魏徵曰。堯清問下。民弊。明何為而暗。對曰。堯聰。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隋高祖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若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防壅蔽。以上通也。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夫體必使陛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范氏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防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無可信。歟。百姓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德人自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思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

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仁。國齊主尤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曰。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曰。內外官考。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一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也。臣也。上乃釋不。集覽。格物。格。胡客反。捍格。於物而無所容。受。子虛。問。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時起。上林苑。故以推天子諸侯之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時儉。因以風諫。稷契。皋陶。皆舜臣。棄姓姬氏。英音薛。殷紂。臣皆以忠諫死。共。鮪。龍逢。比干。關龍逢。夏桀。臣比干。伯名。驩。兜。臣名。三苗。國名。左。傳。所。說。曰。共工。官名。絲。崇。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饗。饗。為三苗。擣。此。不。知。其。果。否。周。天。元。北。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



皇帝饒人饒仕咸反饗也通作甕
韓文月蝕詩口不食八九無甕名

正誤不以已長格物
今按此言不以

管實

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

人皆能如是也
事在漢後主建興九年十二年
眩眩之藥書說命篇若
藥弗眩眩厥疾不瘳注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
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瞑莫旬反
眩音縣種萬紀京屯萬年人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

年十七

發明

綱目書以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
載其論治之要下下蓋以太宗治道之所以盛

者亦諸賢輔贊彌縫之力此固綱目紀述之深意也
後之君子儻欲推求貞觀之盛者當於太宗君臣論
治之際反覆觀之必
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管實

一統志云大安宮在西安
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內真

所觀
建初

書

徙辭有二上皇徙居大安宮是年順辭也
遷上皇於西內肅宗上元元年逆辭也

發明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漢
祖之詔也上皇授位太宗既得傳子之善太宗

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大安宮綱目
以自徙為文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然無見不然
將書曰帝奉上皇徙居大
安宮矣豈不深可惜哉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在平人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
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問之
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章耳上即召見與
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管實
帝求興二年晉惠

發明

貞觀之初群才森列如馬周之比未為乏人觀
周立朝建明當時固號剴切然經國遠猷致君

堯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宗一觀條陳之畧用之惟
恐弗及好賢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

故書之于冊
蓋美之也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

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
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

非肯肯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
荀悅漢紀後漢

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荀悅漢紀荀悅為秘書監

撰漢紀三十卷議
質實荀悅漢紀荀悅穎川人見篇續

論深博極政之體
孫家貧無書每於人家見篇續

一覽即記漢獻帝時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
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體刪漢書為帝紀三十篇

涼州注見中
宗景龍二年
書法善交美之也文字之賜終綱目僅拜書而已漢

發明

自昔人君喜悅其臣往往賜以金帛今李大亮
密表獻鷹之章而綱目書以荀悅漢紀賜之夫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考異
擬要定襄作通

漢突厥當書
擊亦誤作討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
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瑾上言突厥可

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匿姦佞一也諸部皆
叛二也突利諸族親得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糞糶

乏絕四也突利諸族親得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糞糶
也華人入北所復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

頡利既請和親復俟斤九人及拔野古柴骨同羅奚酋
以公謹為副突厥俟斤九人及拔野古柴骨同羅奚酋

長並率眾來降於是復以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
道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為諸

諸設突厥別部典兵者皆曰設(肅聚)質實
肅與敵通蹙口而作聲詩其敵也歌

質實
注見晉懷

質實
注見晉懷

質實
注見晉懷

質實
注見晉懷

質實
注見晉懷

質實
注見晉懷

質實
注見晉懷

帝永嘉六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鴨門)夷狄居長魏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尚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年五年

發明

漢武帝以復讎之義從事征伐擊兵三十載而綱目止以擊匈奴書之蓋是時匈奴自武帝即位以來未嘗先犯漢故也今突厥於唐屢有寇邊之罪太宗固嘗親與為敵是以綱目於此特書曰討蓋言討則有詞可執而非無故用兵之比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庭幾可雪前耻矣昔人謂樂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書法

貞觀之篇書入朝六突利謝元深魏文表馮益李思摩俟利發皆蠻夷也唐世盛哉

杜如晦罷

以疾遜位故也

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其事為王會篇

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

獨私故人賜帛遺之相壽流涕而去

庚寅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陽郡

李靖帥驍騎二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
 靖卒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
 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
 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朝上遣鴟臚瑯琊唐儉等慰
 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利外為甲辭內實猶豫謀走
 之又詔李靖將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眾
 積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
 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謹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
 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
 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
 兵夜發世勣繼之乘千里馬先走其眾遂潰唐儉脫身得
 歸磧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
 磧口酋長皆帥眾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
 山北至大漠集覽磧口匈奴鵠泉十里按賀人山即今朔
 州賀蘭山也在馬邑雲中郡名今大同府是也故城在
 今寧州之西白道在古雲中郡今大同府有白道泉即
 飲馬長城窟處韓信所以破齊漢高寔鄠食其說齊下
 之崩徹說韓信曰鄠主掉三十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

以數萬眾乃下趙五十城質實年陳後主植明元
 信遂襲破齊齊乃京鄠生質實年陳謀白道縣名注見
 梁武帝普通五年鐵山未詳處所雲中郡名注見秦王
 政三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露布注見晉恭帝元
 熙二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前書計矣此書襲何譏失信也書討以正消夏
 之罪書襲以示違詔之譏綱目正其誼不謀其

利此類是矣

以溫彥博為中書令戴胃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質實

武帝大同十一年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

許之

四夷君長請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
 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盡賜
 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
 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為後

許之

世法也

書法

書許之何譏也中國帝王其尊至矣而顧以可

發明

各不正則言不順烏有為帝王之尊而可從夷

彼

彼之內皆狄耳辱莫大焉網目上書四夷請帝為天

可

可干其責固不在我下書許之其責始有

所

所歸此亦可為好大而師古者之戒

蔡公杜如晦卒

考證

當分註證曰襄。謹按凡例曰凡卒

注其謚又曰賢臣特書依賢相則唐諸臣如杜如晦張九

齡之相業王圭魏徵之善諫李靖之用兵溫彥博虞世南

也夫注謚號今當補善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

矣

質實

蔡縣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部落任城王道宗引

兵逼之使蘇尼失舉眾來降漢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

獸蘇尼失舉眾來降漢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

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因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威突

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

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

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

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川縣教之耕織可以

化為農民類師古請寘之河北分酋長領其部落李

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

其難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

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

也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

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杆設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

則請服疆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使還故

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

土便參溥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棄有所遺今突
 厥以窮來歸柰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主業數年之
 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
 有上卒用參溥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
 置雲中二都府以統其衆利之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
 利族人不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
 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
 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
 亂華所以辯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
 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
 豈非太宗之所致乎胡氏曰頡利古李百藥之謀雖無
 大失未若魏徽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頡利用溫彥博之
 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為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
 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
 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集覽蘇尼失所
 羅部設之號也蘇尼失人名御樓受俘御者天子所
 上樓謂順天樓俘軍中所獲館之大漢館去聲以館

館客也六漢寺掌晉書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
 在漢高帝七年西域國名注見漢高祖因白登不能報事
 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兗豫二州名充注見漢獻
 帝興平二年豫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靈州注
 見貞觀二十年一統志云順州唐初所置治龍化縣宋
 廢州以其所領龍化溫水龍豪南河四縣俱併入陸川
 縣故址在梧州府博白縣東北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
 五年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
 不服然後聞奏范氏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古之
 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學問明而德性
 成何患不能聽訟乎且太子總年十二而使之聽訟若
 其不能官臣必教之以欺集覽視善問安記文王之為
 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世子朝於王季小三維
 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日中及莫皆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注未猶勿也

管實 東宮 注見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加李靖光祿大夫

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詔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上讓之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見誅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諛公今朕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林邑遣使入貢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頽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與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問還其獻則集覽 林邑注見漢後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主建興四年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修者皆令毀之魯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此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後廢之而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此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武建武七年

書法

漢明帝大起北宮以諫而止綱目書曰既而罷即罷之則曷為止以修宮書不卒

發明

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余乃反更修之然一若真已修洛陽宮然者何哉考之唐史是年六月乙卯發卒治洛陽宮而不聞有罷後之命然則已經營

繕明矣况太宗奮辭以拒玄素則其志已有在書法如此初非過也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

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范氏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集覽

夫幾何注言詭隨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

其道也此得也任勝並去聲叢勝書臯陶曰元首叢勝哉注叢勝也臯陶曰萬事墮哉注萬事墮也

發明

嗚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

臣有喜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不可改也自後世人君有不當則業雖已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詔旨違之何害惟夫入君吝於改過入臣喜於為安則天下之事情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於羸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之通患也善哉太宗兼有見于此是以惟理之從不徇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為後王之法也哉書之于冊此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閣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快快既為少傅遂罷御史大夫不復預聞

朝政
質實
武建武二年

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帳四夷如技葉瘦中國以奉四夷猶技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州益枝葉也不堪供意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焉廢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集覽
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洪德左傳不能度其所須
質實
見漢安帝元初元年羈縻注見漢昭帝

元鳳元年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朝氏曰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云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為聞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也

以李靖為右僕射

靖性純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九月伊吾來降置伊西州

質實
伊西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吾

張儉檢校代州都督

恂恂似不能言語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
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認儉往察之
儉率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其畜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羅以
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羅以
充邊備部落落喜營田
轉力而邊備實焉
盡謂轉加也

集覽

也轉力轉相勤力

正誤

力營田轉按

冬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除鞭背刑

上請明堂鉞灸書云人五歲之系或附於背故有是命
謂善推其所為者矣
在於民禁答囚背亦可

書法

十美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除
十詳漢惠帝四年皆美之也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
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事

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
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
也時所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
也時所以使人已行上遷止之
年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
都護事在建武二十二年

質實

見高昌西夷國名注
見齊明帝建武四

大有年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
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
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
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
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
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千今日當悉化為鬼魅
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到直
綰一匹二年天下煌煌三年大水勤而撫之民雖東西
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到
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總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西

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為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范氏曰魏徵仁義之言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獨在朕乎范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及德彞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効如此其速也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胡氏曰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薄而人澆蓋或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饑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効止於斛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集覽**天有年春秋桓三年冬大有年宣十六年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有年何大豐年也穀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贊**五嶺注見年十二

書法 書大有年何美恤民也帝自即位山東旱則以出宮女書其恤民也至矣於是特書大有年嘉之也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書有年二詳漢明帝永平九年**發明** 甚哉治世之難逢也入綱目以來上下一千三百武帝之一書後唐明宗之兩書皆以大有年書者獨承深取若夫海內為一人物阜康以大有年書者獨承

平開元與是年爾是豈非治世之難逢哉蓋嘗因是
 考之當太宗論治之初一小人以秦任法律漢雜霸
 道之說中之雖行帝行王之對言簡意足然非太宗
 能斷於中知所決擇其不為儉人所移者幾希惟魏
 徵言之也明准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王之治仁義
 之效不旋踵而見於四年之間而太宗又歸功於
 勸行仁義之臣遂使貞觀之治振古有光夫豈無自
 而然哉後之有志當世者苟能以太宗之心行太宗
 之治則太宗之效將復見於方冊之間矣孰謂帝王
 將復見於方冊之間矣孰謂帝王之治果難行哉噫

卯辛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書法 書饑之也其譏何二氏之教其為不忠不孝也
 大矣始行沙汰隨罷沙汰而獨拳拳於致拜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麻
 小功之察此之謂矣
發明 僧道不拜父母乃師他人而拜之此正孔子所
 謂悖禮者詔令致拜宜矣然曷若不罷沙汰於

其初乎此而觀
 之義自見矣

比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
 方興宜改用十月以博蕭鴉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
 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
 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質實 東作
 猶言

春耕也

書法 太子冠不書此其書何嘉恤農也於是請追兵
 備儀仗上以農時改用十月故書嘉之然則曷

為不於十月書書於正月所以志有司之請而著
 太宗之仁也終綱目太子書冠二宋劾唐承乾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考異 提要無剗 集覽 剗削京

削去也猶春秋楚莊王不立京觀之意左傳宣十二年楚
 敗晉師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餘而封
 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
 盡忠以延熙元年又注見晉愍帝建興元年鯨注見漢
 後主延熙元年又注見晉愍帝建興元年鯨注見漢

書法

二年書收瘞暴骸仁矣於是復到削京觀加
士為實以禮於死者仁之至也再書羨之

發明

為天地以好生為德而自古戰爭殺人者往往榮
朽骨亦可少示戢武之意也書以羨之宜矣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突厥降上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

帝大同十一年

書法

贖也書賜何尊中國也於是得男女八
萬口綱目特書而備錄之深嘉之也

夏六月新昌公李綱卒

謚曰貞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
膽恤甚厚綱卒其女以父禮喪之

質實

新昌縣名注見漢武帝元

年朔二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

漢武帝元封

書法

二年收瘞隋末暴骸境內也於是念及高麗戰
士而遣使葬之可謂仁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故屢書羨之

發

既贖陷虜之人又葬戰亡之士迭書于冊亦可
嘉矣使帝能堅守此心又豈有遼東之伐乎

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
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
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
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
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苦許有寵大臣數
被讒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發俱以苦許有寵大臣數
為忠臣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
群臣耳而被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

彼

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
自損乎上默然既而為紀等皆得罪
王五十三年野王相州注見漢昭帝建昭二年魏郡天
理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三覆奏乃行刑注見中宗嗣
年聖九

發明 前書殺靈祖尚此書殺張溫古其為盛德之累
不亦多乎然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
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
可殺者其失尤為甚也惜哉

九月修洛陽宮

上欲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
彫弊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
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彫飾
華靡上怒遂命毀之免璡官
大匠官名注見隋
場帝大業九年
書法 周武帝毀上善殿則書毀毀宮室之壯麗者則
書毀美之也於是竇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

怒毀之曷為不書其毀書其修也去年帝以玄素
之言罷修矣卒復修之是貳過也既罷之復修之既
修之復毀之則毀為不足稱矣綱目
責備賢者故罷不書罷毀不書毀

帝獵於後苑

上逐兔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
父母柰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
上為之止

書法 太宗獵不悉書據貞觀四年
獵不書書此何美從諫也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
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群臣議之魏徵以為
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
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
為勲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
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五年

吳

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沃
 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
 朝貢禮儀具為條武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
 勲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
 以集覽京畿謂京師天子之居也畿外禮小司徒九畿疏
 王畿外四面曰夏曰滕曰魯曰齊曰宋曰鄭曰衛曰燕曰
 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
 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土他如其方色實封建
 後之使立社於其國有土則有民故曰民社實注見
 貞觀十三年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林邑獸五色鸚鵡新羅實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
 獻美女各付使者歸之實主建興四年新羅東胡國
 名漢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五色鸚鵡格物論鸚鵡
 能言鳥有慧性朱味鈎吻翠項金眼玄項碧羽頰足翠
 尾語音圓滑白者名秦吉子鵝有黃肉冠又名特樂鳥
 冊首紅意宋冠絲翼鸞額文背標以五色其心聰慧護

主報恩鳴則天下
 太平皆產於嶺南

十二月開党項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實党項西羗別種注見
 後三十萬口實陳後主至德三年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
 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
 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
 忍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
 肉但未有著令耳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
 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
 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
 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湯
 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
 大理丞張允濟尋其狀惟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
 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傷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
 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

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

集覽

著令漢書注著陟慮

賞

名事物已原云尚食

秦置六尚乃有尚食則尚食秦官也丙教坊唐開元初于蓬萊宮側始立內教坊以隸散樂倡優曼衍之賦此其始矣太常官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

康國求內附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為也遂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將護黨遷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俱服誠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喜惟喜陛下鄉輩諫爭也范氏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然居安思危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

集覽

康國一曰陸未韃即元魏所謂悉方斤者在那密永南為突厥

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君長姓温名屈木支

高州總管馮盎入朝

盎有地方二千里為治勤明所部愛之

賞

高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高涼

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賞

日食注見新

○群臣請封禪不

許

初群臣表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為不可展其誠敬乎群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苞從此乃
 引戎狄入煖中而示之以區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
 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
 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遠寢明年群臣復
 少為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范氏曰古
 者天子巡狩至千方嶽必告祭柴望所次尊天而懷柔
 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謫諛者為說以
 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皇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
 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
 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
 禮徵亦預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
 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
 胡氏曰自聖學不傳學首以天入為二致不能監觀
 谷之符往往推以天道難知置於宜漠而不省也
 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且日食天變為大不聞
 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諛請祭泰
 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德高厚偃然自足雖以
 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
 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較之二者日者
 君象尤當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

不知道之過邪及群臣再請正當披窮經
 訓辯是非以示疏云木簇生曰灌莽又音姥宿草也楚
 詩集于灌洲之宿莽又草深平曰莽告祭望嶠柴祭天
 辭夕也爾雅曰祭天曰禘曰祭謂天高不可達故嶠柴
 告至也高烟上通也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
 祭之庶高烟上通也馬融曰祭謂天高不可達故嶠柴
 之先登于位告于天也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中國
 山川曰望書舜典望于山川注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
 屬不必至其處皆一時遙望其方而祭之左傳曰望郊
 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胥訓告教誨
 周書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注云古
 之君臣雖曰明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陰
 診注見陳宣帝明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陰
 太建六年邪診質實注同上年伊洛二水名注見漢高
 后三年乾寧四年注見
 昭宗乾寧四年注見

書法
 請書不許何譏也何譏本許而不果也光武群臣
 譏太宗群臣請封禪不許不書以其卒封禪也故以不書為
 故以書為譏必若隋文帝然後書不許不為譏矣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發明 群臣之請封禪不過諛佞以悅其君而已觀太
宗始為拒之詞可謂明白洞達而請猶不止
獨規微以不列矣直筆書之亦可愧哉
皆在致請之列矣

三月如九成宮 考異 按巡行例則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
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
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
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
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下何以待之然此行計
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仍亟僧修大安
宮與士君子比有臣竊耻之揚氏曰馬周之論此行善
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返是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所以
堯舜其君哉胡氏曰自古繼世之君得養其母者多矣
鮮有及父之致孝然後為庶周宜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
大舜事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 集覽 居此宮溫清

禮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注安定其牀衽溫涼之節
青七陛反字從以冰冷也 闕人 掌馬者圍魚許反鳴王
佩玉上玉將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 曳履或烏皮履月
帶之足玉為禮黃帝臣於則所作或赤履或烏皮履月
也一雞孟子曰今有人日讓其隣之雞者或告之曰請
損之月讓一雞以待來年不耗 耗女履反止輪木也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不耗 耗女履反止輪木也
官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仁壽宮大安宮注見貞觀
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陛下法見漢光武建
武二十七年

書法 而厚親薄已之義亦顛倒矣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
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
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
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

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直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直由陛下之明

集覽

王勃皆漢光武之子也

明帝每封皇子皆殺其制

管實

長樂元年永嘉縣名注見

晉安帝元興元年長主蔡邕曰漢帝女為公主嫁其

長公主職林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

尊宗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漢靈敬說高祖以長

公主妻單于武帝女亦稱衛長公主此為長公主之始

矣中使注見五年

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司公主嫁不悉書此其書何美從諫也於是教有

置三師官○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

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

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鄒古邑名周時為邾國魯繆公改為鄒縣屬兗州宋屬襲廢

府金屬滕州元因之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皆昔日仇讎

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之用之然

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

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言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

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下乃面從也豈櫻

契事辭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

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

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

謂王珪曰玄齡以下鄉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

謂王珪曰玄齡以下鄉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

謂王珪曰玄齡以下鄉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

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知玄齡才兼文武出將
 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不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
 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
 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
 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亦服其確論。上指殿屋
 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
 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
 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
 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主少懈而受其
 索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
 亡隨之此其所趨而諛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
 好者竊邪之其所趨而諛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上嘗臨朝謂侍
 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
 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
 臣誠不足望清光然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
 陛下不取上甚善之。集覽 嫵媚亦媚也漢書相如
 嫵媚再弱史記嫵媚。賞 帝六年書曰惟精惟一允
 相如傳作斌媚。賞 帝六年書曰惟精惟一允

虞書大禹謨

書法

冊霄殿何外照也君臣講論無非治道與他宴

詳漢高

發明

盛治之世其施為舉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
 之中亦有可觀如網目所書太宗冊霄殿之宴
 自他人視之不過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笑之間
 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
 矣觀者要當以是察之

九月如慶善宮

考異

按巡行例曰帝如某則此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
 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
 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歐任斌王道
 宗目幾耻上不降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
 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蒞臨非
 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戡

集覽

樂以童兒

六十四人冠進賢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後而舞進跗
 安徐以象文德後更號九功舞取尚書九功惟叙之義
 八佾行列曰佾一列八人天子八佾八佾六十四人諸
 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有命之舞也韓彭趙監韓信
 彭越漢高帝誅之故云趙
 賞實 一統志云慶善宮在西
 臨甌臨注見漢文帝六年
 賞實 安府武功縣南一十八
 里臨甌水唐武德初高祖以善第置宮太宗生於此後
 嘗臨幸宴群臣賦詩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
 年同州注見元年
 宗開元十一年

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
 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氏曰陳叔達近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
 良自宜在親近之地尚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
 武德中讜言是計豈君道哉
 賈實 社稷注見新
 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讀
 并寫武周仁果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
 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王屈辱之狀能不傷乎
 瑀謝不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流
 首不視見九功舞則流涕觀之
 集覽 武周劉武周自稱定楊可汗唐
 降唐被殺建德世充自稱夏王被斬
 之於市世充七世充自稱鄭帝降唐被殺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温彦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
 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急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
 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急於為政多諫者頗有忤旨
 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
 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當數日思
 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
 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温嘗
 賜帝多猜忌對群臣多不語朕比來失事或不君臣
 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失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
 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

公事所親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湯帝驕暴而亡，朕常為公
 輩念龍逢之死，何忠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為
 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
 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
 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氏曰：「太宗之言，王
 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
 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
 言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韓給以禦人詭
 詐，以用兵僻邪險，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爾王者創業垂統，
 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
 用小人，或進也乎？夫有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
 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之？乃取才行兼備之人，
 乎徵之學，駁而不絕。故所以補遺，其君者卒不至於三
 王之治也。

造渾天儀

五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畧，但
 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

集覽 靈臺候儀
 儀附儀

以推候天地也。淳風一行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造，
 規制不畧，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違
 速多差。渾天黃道儀，渾天儀注見漢順帝。

年聖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督實 山東道名注見
 宋文帝元嘉二

年十五

書法 年書美恤民也。綱目書大水六十三。雖漢文帝元
 不皆大也。至德宗四十餘州大水，則書大
 矣。貞觀八年終綱目書水四十餘州二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
 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請京師。至是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宋紀六

七

皆如期自請朝堂上皆赦之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彼殺者之不辛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逆而皆至
集覽刑赦之頗左
停昭十六年
京師注
類注緣事類以成偏頗頗普多反類如字
質實見周顯

五年二十

書法

書赦死囚何譏也親錄囚徒縱應死者期以來秋可也而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之至期來請

書法

京師則帝欲救之之意明矣安得不啓其如約徵辛之心哉綱目不書縱囚而直書其赦所以深探太宗

書法

其旨微矣虞書青炎肆赦初未嘗國赦死罪之文既書死囚則是罪已應死矣無故赦之母乃不可寸書

書法

法如此因綱目之所不予也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

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

太上皇宴此宮妾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南蠻酋長馮盎之子名也

先盜遣入侍故入侍宴

景耀四年

蓋鮮焉上皇稱誥九年太宗躬養之禮僅一覲於綱

目帝亦少憚於此哉終綱目書置酒凡四詳秦初甲

年子

書法於是始一書奉太上皇越二年而以太上皇喪

於是一書奉太上皇越二年而以太上皇喪

發明

類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霄殿之
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丹霄之宴前固已論之矣
未央置酒之義可得聞乎夫人主一日萬幾若責以
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誠有未易然者至於
以時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
宗自正位以來至於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
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
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
者僅有是耳中間徒開浚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納
於暑中見諸馬周之疏而亦不聞為之少泥其行後
雖欲啗大明宮為上皇清暑之所然亦不果居之臣
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知太宗之簡於事親正所謂
至美之中有不美存者此也我朝孝宗皇帝恭奉上
皇垂二十載孝養之誠始終如一七日一朝有如無
已豈啻唐之太宗所可同日語哉尊諡曰孝真無愧
矣然則君子觀綱目所書太宗置酒
之事安得不於我孝宗而三歎三練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
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
難耳目所未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
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
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併
國事今先造戲具豈可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
階綸階用陳平計刻木為美人立城上以詐冒頓
氏後人因此為傀儡應劭曰高帝七年陳平使畫工圖
美人遺闕氏而無刻木事今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
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
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偃師懼壞之皆
舟墨膠漆之所為也此疑傀儡之始矣秦漢有魚龍曼
衍之戲其亦粗見唐李商隱宮詞曰不須看畫魚龍
戲發造君王怒偃師通典曰窰礪子亦曰地礪作偶人
以戲善歌舞審此知其偃師之遺事也風俗通曰僕靈

帝時京師賓客嘉會皆作魁壘梁散樂亦有之齊後主尤所好也顏氏家訓云古有禿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即子是也傀儡音

書法

刑官之例二某有罪則階有罪之辭也刑某階無罪之辭也段綸始作注巧其以無罪書何病

發明

書賜太子廢子金帛文無美詞然足知其輔導亦觀綱目之法也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曰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掩帶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親

貞觀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冬十月營大

明宮

營大明宮以為上皇備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質實

一統志云大明宮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

唐東內也貞觀中所建初名永安後改曰蓬萊又改曰大明

書法

大明宮何上皇清暑之地也管經始之辭也官未及成而上皇寢疾矣綱目曷為書之譏也自

六年如九成宮馬周有疏至是二年始為上皇清暑之計而上皇竟不及居太宗之慢亦無以自贖矣故

以李靖為特進

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

集覽

帝鴻嘉元年

書 平章政事之名始此

吐蕃遣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啻
 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疆勝兵數十萬贊
 普棄宗弄讚使有勇畧四隣集覽吐蕃本西羌屬姓勃
 畏之詔遣使者往慰撫之集覽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
 渾西南贊普吐蕃俗謂疆雄曰贊謂丈夫曰晉故號君
 長曰贊晉其後有君長或曰論贊或曰弄讚棄宗弄讚
 贊普之名

書法 此吐蕃備中國之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考異 據九年書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菴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
 吐谷渾討之伏允老菴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
 吐谷渾討之伏允老菴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

請行上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集覽重勞之重上聲難
 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集覽重勞之重上聲難
 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集覽重勞之重上聲難

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可汗弄
 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可汗弄
 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可汗弄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若無故舉兵則為贖武今此上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若無故舉兵則為贖武今此上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若無故舉兵則為贖武今此上

則罪在夷狄曰討則有詞可執用兵若
 則罪在夷狄曰討則有詞可執用兵若
 則罪在夷狄曰討則有詞可執用兵若

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

集覽充華婦官也
集覽充華婦官也
集覽充華婦官也

漢光武建武
 漢光武建武
 漢光武建武

書法 特筆也 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特

惟此為美辭也 綱目書命納妃妾十詳漢獻帝建安十

八年皆幾也 不吝見於仲氏之義成湯而後知人君

發明 以改過為大德自匡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

君乃後知人臣以匡救為至忠太宗聘鄭氏為充華

不知其已受聘也魏徵上表論諫帝遽大驚自責若

太宗可謂能改過不吝若魏徵可謂能匡救其惡者

矣以房齡之賢猶希意奏陳非徵深探本情非太宗

屈已從諫何以能免其失故綱目特書既而罷之與

漢明帝永平三年書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同意皆美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言修上怒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入主且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
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也謂房玄齡等曰德修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半租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
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

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給二十四匹他日徵奏
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

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
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

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
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瘳上疏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
結四方高一注結與髻同

建武十九年 貲實 中牟縣各注見漢
獻帝初平三年昭

西突厥吐陸可汗死

弟沙鉢羅至 吐提要吐作
利失可汗立 吐死作卒

九年春正月分民費為九等。夏五月太上皇崩。李靖

伐吐谷渾破之

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積諸將以為
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

紀

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積諸將以為
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

紀

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積諸將以為
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

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
 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
 道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原君集道宗
 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斃冰馬敗雪
 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
 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
 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眾散捕盡為
 本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順未能
 服其眾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既而順竟為
 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為可汗
 總管高麗生後軍期李靖按之既生誣靖謀反按驗無
 狀詭生坐死徙邊或言既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
 曰國家功臣多矣若孰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集覽
 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積石河源地埋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羗中今鄯
 州龍支縣界河所經也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
 山在河州抱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兆西千四百七十
 里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二州北
 而南行至于龍門蔡氏書傳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
 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

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水注蒲昌湖蒲昌一名鹽澤去玉
 門關三百餘里其水停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
 出積石又唐長安中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年曰因磨黎山
 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年曰因磨黎山
 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
 源澄澄冬春可涉下指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焉
 吐蕃亦自言崑崙崑崙在國贊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肅州北七十二里禹貢導河
 西南按二說恐詳說為是贊帝普通二年一統志云
 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肅州北七十二里禹貢導河
 積石至于龍門即此又西寧衛境廢龍支縣南有積石
 山亦為禹貢導河之所西平郡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漢中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
 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
 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贊三昭
 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上從之贊三穆
 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弘農郡名仇見周顯王四十五
 年陝牙子奢蘇州吳縣人涼武昭王西京王李嵩潮塘

武招王

冬十月葬獻陵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必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陛下聖德越唐虞而厚葬為三仞之墳節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法疏奏不報

省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

世南又奏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力於人有所不逮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元文則太崇三仞則大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以為寢朝應在京師漢世非禮乃止

集覽 長陵漢高帝陵在咸陽西安府三原縣今白虎通是原

實 東南一志云獻陵在西安府三原縣

注見十二年天原府名注見齊明帝武二年并州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原陵漢光武墓

中元二年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瑀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

集覽 疾風知勁草疾風亦不隨之而靡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板蕩識誠臣詩上帝板板上帝蕩蕩注上帝稱君王也板板反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也蕩蕩法度廢壞貌言誠臣不以板蕩而易其介也

十年春正月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累聞處羅為拓跋建牙於磧北頡利既亡西突厥亦亂社爾詐往降之襲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乃曰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社爾不從擊之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九年

三

大敗遂帥眾來降以為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
 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公主與屯兵
 那社爾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爾其名
 也拓跋設設猶言部也拓其部設之號
 年長安條名注
 見漢惠帝五年

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
 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
 命以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
 况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
 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親
 王泰為相州都督不自引召學士忝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
 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忝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
 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官皆為諸
 王所頭躡我若縱之豈不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
 謝魏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周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
 必無頭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

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臣人
 乘禮上曰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
 三品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
 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
 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親裔塞禍
 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礙不行也正義曰頻躡因厄之義也降乘猶言下車也
 乘去聲九卿唐志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
 司農太府凡九寺各卿一人八座隋制以五省長官中
 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唐因之其後
 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與
 尚書長官皆尚書省官故云尚書八座又漢魏八座注
 見晉武帝正設八座今按通典隋以六部尚書左右
 太康四年射及令為八座二僕共為一座唐與隋
 同其後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為此
 官不受自是授人則唐之八座又崇為左右二僕
 及大尚書也
 賢實
 荆王元景荆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
 十三年南郡元景唐高祖之子太宗

之弟庶孽注見漢景帝三年窺窬晉成伯陽市賦談智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注窺私視也窬門路竇也
紀綱注見宋營陽王景平二年

三月吐谷渾請頒曆遣子入侍○夏六月以溫彥博為右

僕射楊師道為侍中魏徵為特進

徵屢以目疾辭位上不得已以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
侍婢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
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
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
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
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殺靈
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
為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

陛下又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
葭草以致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
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壘勞費天下但因山
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若子遠小人納忠諫
屏諛慝骨作後止遊畷則妾死不恨矣后嘗來自古
人得失事為文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焉后不
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
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
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
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
不能忘懷耳乃召集覽葭草漢中山王傳葭草之親注
玄齡使復其位葭草葭草晉之間冢謂之壘漢書光
言其輕薄而附著也丘壘秦晉之間冢謂之壘漢書光
武曰使送與之後與丘壘同體注丘小山也壘大坡也
質實從容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行事
者多訐入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意

氏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時將軍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葬有手救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嘗觀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毀觀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

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皇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來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以桓靈侯我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

集覽

朱俱波西域國一作朱俱波

旃實

朱俱波西域國名未詳

質實

昭陵長孫皇后之墓注見貞觀二十三年

集覽

重屋也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唐六代上 卷之九十一

西丁

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將之宮上賜書戒勅且曰吾欲遣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飛山宮

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身死入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舊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發明 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淺可知矣書之于冊是亦日月之一蝕也

定律令

房文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正應配流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殺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此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九條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行之又定枷杻錮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失入無辜失出獲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

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

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因
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
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集覽以出罪為我先
吏得為姦自今變法宜詳慎之集覽古以李好德法不
當坐上怒其出入之罪質實天辟刑名注見漢宣帝地
斬之今皆以此為戒

天監十七年劉
德威彭城人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范氏曰
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范氏曰
厚葬之禍古今所明知然後之人主為之以賈禍跡相
接而莫或戒也太宗雖自為終制而昭陵之葬亦不為
儉及唐之末不免暴
露豈非太宗之過乎

幸洛陽宮

考異幸上瀾
帝字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
辨謹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

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
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
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燒舍
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
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
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
也可不戒哉范氏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
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
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周
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
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
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
其所由集覽能任衣冠任平聲堪也質實顯仁宮注元
興也集覽言我自堪任衣冠以來質實隋煬帝大業
元年一統志云西苑在河南府洛陽縣隋
煬帝築周廻二百里臺觀宮殿窮極華麗

三月朔日食○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
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胡氏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有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威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集覽

南平公主

如宮衣之注笄音煩又皮彥反器名以箠若竹為之其形與婦沐浴以佚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笄棗栗段作服脩脯也加薑桂曰服脩公羊傳何休學云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贊見女姑以服脩為贊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自脩飾也其奉匭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懷嬴奉匭沃盥懷嬴是重耳之姪婦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此豈婦事舅姑之禮家人在中饋此言婦人居中而主饋耳非特饋舅姑也當知饋饋之禮本按記郊特牲篇厥明婦饋舅姑卒食婦餼餘是也盥音管文公家禮說甚詳明婦至於家明日夙興見于舅姑若家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設盥盆于階壺婦從者設疏果卓子于堂上舅姑坐前階洗盥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餼姑之餘婦從者餼舅之餘壻從者又餼婦之餘此盥饋禮也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質實 一統志云南平縣各漢屬桂陽郡晉因之隋省入臨武縣唐復置屬郴州天寶初改曰藍山縣因山為各宋屬桂陽軍元屬桂陽路本朝初屬郴州後改屬衡州府

書法 始執婦道也

發明 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棄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夫承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夫豈過予之哉

詔議封禪禮

質實

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書法 漢文帝議封禪不書十六年此其書何幾也前自克如故書幾之綱目書議封禪禮儀二年高宗顯慶四年

發斷 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之於前漢武踵之於後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昔光武始拒群臣之請詞旨甚嚴然未幾復為讖緯所移今太宗始亦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妄駕雖未東已知其志嚮之所存矣惜哉

夏五月虞公温彦博卒 **質實** 虞縣名注見周報 ○六月以

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質實**

質實 荆州名注

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書法 刺史世襲其為建國也大矣使卒行之治亂未可知也末世藩鎮不世襲之世襲矣

試

知

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
 虛言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必無禍將及身而尚未
 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莫如致禍將及身而尚未
 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
 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豈
 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
 不能保其易乎○又曰今日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
 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
 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
 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
 況內懷姦尤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
 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
 之何憂不治○諫朕如過矣當置之可保也○上賜手詔褒
 美曰得公之諫朕如過矣當置之可保也○上賜手詔褒
 覽穀洛穀水出穀城也志云穀城在今河南南陽河
 南縣西北也○隱文隱痛也○楚辭哀時命篇夜炯炯而不寐懷
 憲憂而歷茲文隱痛也○楚辭哀時命篇夜炯炯而不寐懷
 禮恭敬擢節退讓以明禮注擢猶擢也○以比弦韋三國
 想劉翼曰韋節退讓以明禮注擢猶擢也○以比弦韋三國

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
 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文選曰夷雅之體無待韋弦言王
 公夷雅無待此成又注見宋賈實穀洛二水名穀注見
 文帝元嘉六年西門安于魏武帝謂曹操陳思王
 漢高后三年魏武帝愛陳思王魏武帝謂曹操陳思王
 謂操子植事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東都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書美之意也太宗之世書水災二而皆有恤民思
 咎之意可謂賢主矣貞觀七年是年終綱目書

大水六十三書雜水溢十有二書兩水十有五而書
 慶恤者七求言者二詳漢武帝元狩元年世主以災

為玩者何
 其多哉

發明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一武氏之
 禍其端甚微而變異之慘昭乎甚著是秋洛水

而武氏入洛陽宮至高宗末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
 一月而水入宮至高宗末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
 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千餘人之禍在太宗時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蓋

水沴既作於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尺
入宮之後夫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
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則綱目書洛穀溢於武氏
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洛穀溢於武氏
為才人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
儀之席者可
以觀矣

冬十月獵洛陽苑

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馬蹙民部尚書唐儉投
馬搏之上接劍斬豕頤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
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武定四方
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年本

書法

美從

發明

太宗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如反諸掌才自餘
而德不足故常有按鷹之意不能自巳由是每

每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此獵後苑獵洛陽
苑所以屢見於綱目之所書也使其嘗經挫劔如漢
高積苦矣間如光
武則無是失矣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
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
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
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
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遂良以為諸皇子與州者
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
之上以
為然

以武氏為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獲女年
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書法
也才人不書此其書何謹
亂始
高宗永徽五年

書法

也

才人

不書此

其書何謹

亂始

高宗

永徽五年

發明 綱目非大事不書武氏一女子才入一宮嬪初
何以足道而特筆書之者一以志唐室禍亂之本
一以證高宗聚麀之實而太宗
溺意女色之失亦固在其中矣

高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
多資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
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吏部尚書尚士廉等徧責天下
譜牒質史籍以考其真偽褒進忠賢賤退姦逆分為九
等上庶等以黃門侍郎崔氏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
蕭曹樊灌等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
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辟在今淮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
其子孫衰替而猶邱邱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無復廉
耻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勲勞文
學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各取
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
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皇族
為首外戚次之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
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贊 高帝時功臣

書法 是書頌氏族志何譏也氏族相矜未俗之失也其
皇族外戚為首早爭名也故書譏之其後
再改而流為勲格益非矣高宗顯慶四年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贊** 砥柱山名
帝緩和二一統志云禹廟在河南府永寧縣西南

又澠池陝州俱有之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蒲州刺史趙元措飾樓觀盛儲
弊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詔曰君素雖桀大吹堯有乖倒戈之志而 **贊** 桀大吹
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贊** 堯漢書
崩通傳跡之大吹堯非不仁大固吹非其主矣注
春秋時柳盜跖天下之強盜也跖雖惡而大不吹大以
跡是其主也堯雖仁而大吹之以堯非其主也堯與
本不同時蓋設辨以喻非主矣倒戈注見晉武帝泰始

年七

閏月朔日食○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
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
不逮也往年對曰何也對曰陛下比往年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
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
邪對曰陛下初年忍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
之今則陛下初年忍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
對曰陛下初年忍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
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
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請
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
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此下悲之雖以臣言而罷勉
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
及此人苦不自知下
詭資蔭肩牒取調者詔
許自首不首者罪死

質覽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

集覽

資級也特選者盛集有

光武建武四年

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考證

當分註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
忠直三傳學內文辭五善翰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
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然卿適諷其始未觀其終若
朕能慎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
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聖交商於怡而巳矣聖
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矜誇自足為臣者於君之失
德闕政則默然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諫歌贊誦惟恐
在後於足天變動於上而不悟求不知地變動於下而
心違怨厥口詛祝而不悟求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可得
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
宗於堯舜其名未深也亦為聖德論比太
本漢會稽郡餘暨縣地晉宋因之隋省入會稽縣唐初
復置水興縣天寶初改為蕭山縣宋元俱仍舊本朝
紹興府

紹興府

卷之三

三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右僕射吐蕃寇松州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無慰吐蕃遣使隨德遐入朝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初唐待我甚厚會吐谷潭王入朝相離間唐蘭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潭進破党項白禮諸羗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

漢後主炎興元年其松

以薛延陀真珠可汗二子為小可汗

上以薛延陀疆盛恐後難制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諡壽縣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質實

誠蘇注見貞觀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本常稱馬君論事後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

卷質實州棘陽人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惟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何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質實

霍王元軌霍州名住見漢景帝四年衛山

西突厥乙昆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兩左兩號五咄陸置五大斃右兩號五弩

通鑑綱目卷三十九

唐太宗皇帝本紀

三

失畢置五大侯并通謂之十姓至是至利失失衆心為其臣所逐走焉至利失西突厥可汗 **集覽** 之號也至丁結反 **管實** 焉者西域國乙昆可汗

帝元嘉十二年

亥巳

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羨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取天下出百死得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自古帝王莫不取天下出百死得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創業之難與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難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難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難當與諸公慎之

反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物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伊川易傳曰天造謂時運也草亂無倫故昧冥昧不明角力而後臣之角校也校其材力也前書賈誼傳非觀角材而臣之

永寧公王珪卒

考證

當分註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集覽** 家廟廟者尊嚴之名崔豹古今注廟貌也所以彷彿家必有廟廟必有人則立影堂伊川曰某嘗修六禮大畧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社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曰君子特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祭於寢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故陵上 **管實** 稱寢殿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 **管實** 中大通六年

中大通六年

考證

管實

管實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後地出其廩糈上流涕而撫之曰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

賢 鄜州注見漢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賢 鄜州注見漢七年富不易妻宋弘之言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詔內職有關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茂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官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後官

賢 掖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書法 末書選良家女多矣亦有書詔者書詔何豫辭也

家必以才行敦特書善之終綱目書

選良家五詳晉發亥年惟此為豫辭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封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馮周亦言堯舜之父適有朱均之子黨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虐虐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徐無忌等皆不領之國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疆公以茅土邪乃詔停之范氏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堯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一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世封國之弊也况諸族之茂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法不可用於古也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

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
 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
 為盛哉胡氏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
 足以及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
 與天下共其利天下之公也群縣以天下奉一人欲
 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范蘇
 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擲宗元之論聖人不
 能易也烏乎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
 姚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
 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謀紂伐奄滅
 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
 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
 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祠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閭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
 而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
 賤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
 變乎漢下祇制族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
 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於盜同言之矣豈可

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
 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
 也五伯雖疆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兵主凡若
 此類宗元皆畧而不辨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
 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
 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
 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
 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
 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私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
 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
 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叱干之忠
 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有叱干之忠
 大夫食祿采也明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
 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
 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則陋之揚
 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
 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無庸也雖守宰編宇內將何救
 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編宇內將何救
 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
 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如

矣并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
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
指制外無疆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竇土眾民奢
秦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
天道之公也若秦則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請之不
詳乃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
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蘇
子又曰漢唐以來鄉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弒之禍夫襲
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揚廣皆襲封者也設欲
收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
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五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
餘君其諸侯篡弒亦不聞出於文武成康之時安得以
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始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
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
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
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
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
政良法為固則則何事哉

集賢

朱均之子漢律歷志封堯子
宋於冊則故堯用朱舜子均

於商故號商均也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也商均
封於虞在梁國今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賦以茅土
注見新莽天鳳四年賦青茅四色之土焉其戶邑注見
漢宣帝地節二年嚳其爵邑披荆棘披間也荆棘條梗
之謂封建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
禮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隨封其四疆注封國
建諸侯立其國之封也封若今時之界藩屏藩籬屏蔽
也詩价人維藩大邦維屏藩通作藩左傳以藩屏周注
藩方元反屏必野反辨方正位禮天官注辨別也鄭司
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
工匠人建國求地以縣置塾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
朝夕是別四方名告曰越三日戊中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厥殷攻位
於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體國經野
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
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有事舉以為民極鄭玄曰極

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群書考索曰
 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
 以取正焉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
 而周禮所謂以為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并田孟
 子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所百畝
 同養公田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
 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
 十畝以為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禮小司徒經土地而
 井牧其田野其下注尤詳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井
 田良法鹵莽鹵莽注鹵莽不周心也洪水懷襄善堯典湯
 為政焉勿鹵莽注鹵莽不周心也洪水懷襄善堯典湯
 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蔡氏集傳曰割害也懷包
 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言其水軌如此侯甸之法書
 禹貢五百里甸服畿內之也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
 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內而各五百里也甸服外之五百
 里曰侯服侯侯也侯侯而服事也甸服外之五百里曰
 綏服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也綏服外之五百里曰要
 服要束也以文教也要服外之五百里曰蠻服蠻服外
 野又簡畧也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

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左傳昭二
 十六年王侯不侯萬民弗忍居王于甌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注周人忍害王乃流王于甌諸侯釋位以間
 夫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間間則之問一音如字與音預
 天下之共主索隱曰周為天下共主所宗上采地注見漢
 平帝元始五年家國采明明剛剛之揚注見漢順帝永
 建二年楊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剛
 通索隱曰猶窳推之窳謂專之也管管管管管管管管
 年盜臨注見武宗會昌五年元正注見漢昭帝元鳳元
 年陸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飛燕注見宋文帝
 元嘉二十八年

發明

有堯舜之君必有臯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
 治可與有湯武之君必有伊咎且望之臣而後
 商周之治可與世變不占君宰道睽天下無復善治
 其來久矣孟氏有使民不饑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

不足與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當魏興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開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唐在廷之臣諱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足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邪因陋就簡趣辨目前姑以苟偷一時之便不翅足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為盛治此固唐初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魏徵自以為耻君不及堯舜若可與有為者徐而考之亦惟左支右吾隨事諫說而已固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心尚何望其贊行王政者哉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布置之田圖終取古人之制度參考便宜使不為新莽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於後日自一郡至於百郡卓然立為一代之規模必期於王制之盡復而後已烏有可行於先王之規模必期於後世者哉若徒鹵莽滅裂初無堅定之意嘗試望洋而為之則固不若已之為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

有坦然之法猶時隨於悠緬况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怪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封建於前書世襲刺史於後書詔停襲封於終筆削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歎而已必有卓然不惑之君輔以傑然王佐之臣則太宗之治復明於千載之下矣吁

夏四月如九成宮

考異

如上帝字漏

贊實

九成宮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仁壽宮

○突厥結社率作亂伏誅

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

贊實

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

將官名注見漢

帝玄更始二年

發明

莫嚴於禁衛而異類得以參錯乎其間此固作亂

類者之戒矣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
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辜則驕佚勞
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
興邦之言也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
錄付史官范氏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勞而疑其財之
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
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已欲富而惡
貧欲逸而惡勞則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
其所惡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秋七月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
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苾可
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成憚薛延陀不
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
為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陀受
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為大小各守土疆毋

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
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遣趙郡王孝恭等
齋冊言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待臣曰中國根幹也
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
徵言幾致狼狽集覽前可汗之號也名咄悉贊實懷化郡未
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
突厥北狄國各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狼狽注見漢
獻帝初平三年

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

門侍郎參知政事

書法 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詔
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

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隹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陀可汗遣使請為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使集及薛萬均將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使集及薛兵擊之

集覽 焉音質 交河城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高昌西域國名注同上

年璽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太史令傅奕卒

傳奕精究術數之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灑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

集覽 婆羅門西域國在天竺西俗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氏族為貴照始天竺以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此則婆羅門又虜三字姓也(羗羊角)羗與羗同爾雅羗大羊也注云羗以羊而大角圓銳本草羗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木不著地以防患也角有節如人手指握痕性至堅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西突厥啞利失可汗死

考異 提要死 誤作卒

子庚

十四年春正月幸魏王泰第

考異 幸上亦 漏帝字

救雍州長安繫囚免延康里

質實 雍州注見玄宗開元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有差

未詳 處所

二月詣國子監

考異 詣當作臨 或作視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

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
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
使授以經有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
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
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
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范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
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
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
不可勝用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
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眩耀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
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
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以先
然為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可知也
新莽始建國四年百濟百濟之國馬韓之屬也本扶餘
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
遂為東夷疆國初以百家為一城其國東極新羅高
麗西南俱限大海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東夷傳
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濟或音上聲家南塾
黨有庠遂有字國有學見禮記學記鄭玄曰古者仕焉

集覽

高麗

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
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
郊之外塾音熟又音育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
也注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
學也以學禮教化於國
國各注見貞
觀十七年

質實

監十七年新羅東夷

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請
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

三月流鬼國入貢

流鬼去京師萬五
千里濱於北海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
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

卷之九

大軍乎汲聞唐兵臨嶺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
 將堽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
 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
 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君集分兵畧地其
 二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
 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
 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
 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
 用以事無用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
 去年計天下府三五百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
 是又平高昌地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
 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里
 一十為南州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四圭為振
 四圭為振
 見高宗末
 淳元年

書法

唐滅國多矣雖夷狄未有書滅者此其書滅何
 病唐也高昌非有猾夏之罪而徒持兵力以擊

城之故綱目前
 書擊此書城

發明

以文觀之取一國而郡其地誠盛舉也以理觀
 之利人土地奪而有之義安在哉魏徵之諫非
 不明白而太宗不從考好大之心蔽之也綱目前
 書擊於後書城則高昌無罪可訂唐人疆暴不義義
 矣皆見

以劉仁軌為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
 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問上怒追至長安將面
 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
 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
 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為櫟陽丞上將幸
 司州校獵之仁軌上言大稔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
 橋動費一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
 私俱濟矣上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質實 陳倉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年初四年劉仁軌尉氏人
 司州注秦莊襄王元年初四年劉仁軌尉氏人

義帝
元年

書法 邑丞未有書者書
仁軌何嘉能官也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特戊寅曆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
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仁均減餘稍多子初
為朔遂差三刻用非天
王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
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范氏曰人莫不有本自高
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
然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而先王之意非以服盡而絕
絕也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盜之或損之皆出於私意不
足法也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盜之或損之皆出於私意不
夫獨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故遠之以明人倫也凡喪服
又不可以屬乎妻道也故遠之以明人倫也凡喪服

先王之禮
則正矣
集覽
服蓋而親絕注見漢元
帝永光四年親盡宜毀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百官復請封
禪詔許之也
書法 前書議封禪禮畿也此書封禪使甚畿之綱
封禪者五君秦始皇漢武帝光武高宗玄宗
后周武氏書封
禪使一而已

貶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為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上怒
出元方為令魏徵諫曰宦者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
遠使深非事宜漸
不可長上納其言
質實 華陰縣名注見周顯
王三十七年陰晉

十二月下侯君集等獄而釋之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亡競為盜竊君集不識
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命特出

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
 是以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使故智者樂立其功
 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而德彌
 等雖自註網羅願錄其微勞而宥之則雖出法而德彌
 顯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付大理
 對辯魏徵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理
 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
 上遽釋之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
 那社亦以無救旨獨不受及別救既質實黃石公秦之
 下乃受之無救旨獨不受及別救既質實隱君子也著
 素書六篇知其秦之將亡漢之將興乃授張良為漢
 正師後不知其所終今有廟在淮安府邳州黃石山上
 齊高昌西域國名注
 齊明帝建武四年

書法

君集貪不戰下則罪也其以無罪書下其獄何
 微也君集滅高昌其功大矣小過不錄可也而
 下之獄書曰下其等獄其示議功之
 法婉而成章矣繼書釋之嘉改過也

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

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權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
 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耻
 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
 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
 復對群臣窮其門戶乎陳生一無所隱
 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生一無所隱
 嗣也副貳也太子
 副君故謂之皇儲

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
 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
 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
 縱捨罪人矣自今勿劾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
 千惡罪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宗廟
 山陵及官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為四曰惡逆謂歐
 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及夫
 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
 解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
 鑿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慢不如本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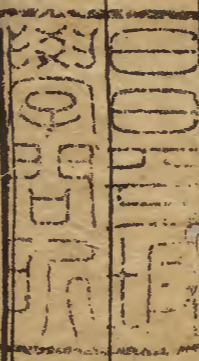
集覽

集覽

皇儲儲
 陳如反

題俟若造御膳犯食禁而幸舟船常御之展不
 指斥變與情理切害厥呪求凌媚而淑變與及對捍
 使而無人臣之禮七口不孝謂告言且祖父母父母
 及祖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
 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
 祖父母死八日不睦謂謀及賣細麻已上親歐告
 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日不義謂殺本屬府
 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
 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日內亂謂奸
 小功以上親父母妾及與和者資實察亂與糾通吉酉反
 彈治也察廉視也周禮大司資實一統志云戴州即古
 注糾萬民注糾猶割察也資實之緝國春秋時為宋
 邑漢置東緝縣屬山陽郡東漢析置金鄉縣以山為名
 晉以東緝省入屬高平國後魏以昌邑縣省入唐於縣
 置金州尋改為戴州後州廢以縣屬兗州五代周屬濟
 州宋金仍舊元屬濟寧路本朝改屬兗州府比屋王
 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
 注比蒲藥反並也連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九



文政三卯



